

大自在 雁雀飞

北风
三百里

一匣继续往事，

一首乱世长歌。

我穿过战火硝烟，

只为与你并肩。

他是归国留洋医生。

她是铿锵玫瑰女飞鹰。

他们生逢乱世，侠肝义胆。

愿山河无恙，岁月无忧，敬生死契阔，花好月圆。

自有雁南飞

北风
三百里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雁南飞 / 北风三百里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5
ISBN 978-7-5594-3556-9

I. ①有… II. ①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63219号

有雁南飞 YOU YAN NAN FEI

北风三百里 著

责任编辑 唐婧

监 制 邓理

策划编辑 李高雯

营销编辑 何楚星

封面设计 杨平

内文设计 罗晓芸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9.5

字 数 269千字

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3556-9

定 价 34.8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前言

{城}

我十八岁去昆明念书，二十二岁离开，在那遇见恩师、挚友、恋人。

回来以后，我向别人提起昆明，总觉得那里很远很远。翠湖的海鸥，陆军讲武堂，大观楼，正义坊……这座城市荒诞而浪漫。昆明自古与中原隔绝，到了近代却因为战争成了学术大本营，抗战大后方。沿着翠湖一路走，你能见着联大旧址、军阀旧宅、义士殉难处……

离开昆明的前一天，我坐在翠湖的长椅上，看陆军讲武堂巍峨耸立，翠湖公园人群熙攘，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四个字：国泰民安。

说起抗战时期的那段历史，大多数人想到的是上海的租界、南京的梧桐、北平的秋风。可我那天打定主意，我要写昆明。

我在离它千里之外的城市开始写它。写的时候，我回忆起了那些在昆明城中走过的路，遇见的人，看过的书。昆明的生活总是过分闲散。太阳总是很好，大家慢慢地走在树荫底下，从来不觉得着急。

我在昆明的那些年，课没好好上，也没学着什么东西。但是我去过昆明的许多咖啡馆和茶馆，在穿堂而过的风里写了许多故事。

城市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。

于我而言，我的写作基调是昆明式的。

{人}

定下故事的背景后，我几乎是立刻确定了女主角的身份。

一个空军。

为了这个设定，我还特意去把抗战时期女飞行员的履历看了个遍。万幸，这些女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，她们之中不但有开客机的，开战斗机的也大有其人。更巧的是，脱胎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云南航校，是国内当时唯一一所招收女性飞行员的航校。

于是这成了故事中女主角洗青鸿的母校。

巾帼英雄与中医大夫，我为这个带感的设定暗自雀跃了许久。我拿着最开始的三万字和人去讨论，朋友问我：“这是战争题材吗？”

我说：“这是反战题材。”

她说：“会不会太大，太沉重了？”

我犹豫了一下。

战争背景的故事，尺度难把握。我也并非功底多么深厚的作者，最初颇怕自己拿捏不到位。

可真正动笔后，我时常轻灵得要和洗青鸿一起飞上七千米的蓝天。

我们看那个年代的人，总是带了一层黑白相片的滤镜。可是当我真的去看书，去看资料，看那些黑白照片上年轻的面孔。

我忽然发现，他们的年龄，和现在的我们不相上下。

换句话说，爱情为什么会沉重？自由与胜利为什么会沉重？新旧时代的变革为什么会沉重？那个年代特有的沉重，有着一一种惊心动魄的美。

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花了大力气“去英雄化”“去年代化”。我想写的是一群年轻人的故事，有军人，有大夫，有学生……

他们生逢乱世，他们侠肝义胆。

{乱世}

我写过许多有关那个年代的短篇。

常见的人物我都写过。女学生、戏子、官宦之家的小姐、以身许国的军官。写来写去，总归逃不出风花雪月、乱世烟云。

可是这个故事，从动笔，我就知道不同。

一九三七年底，整个中国战火燎原，东南战场节节败退。洗青鸿就是在这个时间点，降落到四季如春的昆明，与叶延淮荒诞而浪漫地相逢。

我仍在写群像，也仍在写大时代。可是我的笔触不再悲凉，更将以往那种“人的命运被时代裹挟的无力感”摒弃。

他们并非顺应时代者，他们是改变时代的一群人。


是前尘往事，也是乱世长歌。

有贩夫走卒，亦有将相王侯。


医者医世人，兵者医天下。

他们几乎分道扬镳，最终却——

殊途同归。



目
录

- + 001 楔 子
- + 002 第 一 章 惊鸿落雪
- + 023 第 二 章 见色起意
- + 047 第 三 章 嘉兴往事
- + 062 第 四 章 浴血长沙
- + 089 第 五 章 锦绣河山
- + 116 第 六 章 杀人机器
- + 147 第 七 章 烟雨嘉兴
- + 167 第 八 章 滇缅残阳
- + 201 第 九 章 战争与婚礼
- + 238 第 十 章 大江南北
- + 253 第 十 一 章 驼峰航线
- + 285 尾 声
- + 291 后 记
- 

楔子



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这样老。她的眼睛闭着，脊背佝偻着，脸上的皱纹如纵横交错的河道。如果生命真的是一簇烛火，我几乎能在她身上看到火苗枯萎的痕迹。

她在那个旧木盒里摸索着，从里面拿出许多脆薄的纸张。有信，有电报单，有报纸，甚至还有一些字迹模糊的药方。

她说：“都在这了。”

我忍不住去翻，试图从白纸黑字里一窥那些壮阔的岁月。

“不要弄乱了，”她摇摇头，“如今留下来的，也只剩这些了。”

她将老花镜戴上，凑近桌面看，看了许久，终于挑出一张发脆发黄的药方。我凑过去，只觉得那方子上的字，铁画银钩，力透纸背。

她躺回沙发，语气是那种老人叙述往事的语气。

“那是一九三七年，仗刚打起来。

“现在想起来，那是很不寻常的。很不寻常的一年，很不寻常的一天。

“后来，叶大夫和我说，他那天晚上，其实做了个梦……”

惊鸿落雪

“这人你救还是不救？”

“不救。”

窗户骤然被风吹开，炉烟四散，火舌舐动。狭窄逼仄的屋子里，两个男人相向而立。先说话的是个军人，听到这声回答，他侧过脸，帽檐遮住眉毛。

“延淮，”他沉下声，“我总不能让她死在我面前。”

“那你就把她送去医院。”

“可她不能去医院。”

“可我不治军人。”

寒风刺骨，将桌面上的药方吹得翻动起来。叶延淮拾起一张看了看，似是觉得药方上有几味药不妥，揉皱后便丢进火炉。火舌腾空而起，赤红的火光将他的五官照亮。他这种长相的人，脾气应当是很好的。眼尾很长，眼角微垂，

让人很难想象出他生气的样子。但细看下去，你会发现，他的眼神其实极冷。火光那么亮，却照不进他的眼里。

叶延淮坐回书桌，将几本医书码到一旁，语气不容置喙：“陆祁蒙，你回去吧。我发过誓，这事没商量。”

那军人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正欲离开时，他忽然停下了脚步。他转过头，破釜沉舟一般说：“是，延淮。你说过，你不救军人。可你也说过，老弱妇孺有难，分文不收也救。”

“我求你救的，是军人，也是个女人。”

叶延淮一怔。

只看他这神色，陆祁蒙便知道事情有了转机。陆祁蒙不再多说，将门打开，留下最后一句话：“现役空军第四大队，唯一女飞行员，冼青鸿。”

军靴碾碎落雪，脚步声逐渐远了。叶延淮扶住额头，在“噼啪”的炉火声中，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困倦。

路灯将落雪照出了一层雾，陆祁蒙脚步匆匆，没一会儿就走到街道尽头。他在一扇木门前站定，抬手敲了几下。

落雪被这突如其来的叩门声惊得变了轨迹。很快地，院子里走出来一个女人，她辫子自发尾扎紧，又拢到身子前面，手里挑着一盏灯，大半个身子笼进这团暖黄色的灯光里。她打开门，陆祁蒙便将灯接到自己手里。两个人并肩往屋檐下走，那女人轻声问：“人没来，没答应吗？”

陆祁蒙迟疑片刻。“他会来的，”他停下脚步，笃定地说，“我信他。”

窗外传来敲梆声，一眨眼，已是子夜时分。雪花纷纷落下，夜路上有人长叹：“春城落雪，十年来头一遭啊……”

叶延淮倚着窗棂，在这悠长的叹息中皱起眉。他又做梦了。长久以来，他只做两个梦。一个是在战场上，硝烟弥漫，血流成河。还有一个……水墨天地间，缥缈孤鸿影。那只鸿雁再度翻山越岭而来，在他的梦中清晰得毫发毕现。风云陡转，山

河着了半缕血色。冥冥之中一声枪响，那鸿雁胸前溅开一团血花。天地间响起一声凄厉的哀鸣，它望向叶延淮，眼神惊慌失措。梦中他正欲伸手，眼前却腾起一阵白雾——

此时窗户大开，寒气彻骨。惊醒的一瞬，叶延淮下意识地去开抽屉。只一拨，屉内便露出一只勃朗宁手枪。他的手指覆上冰冷的枪管，他剧烈地喘着气，似乎下一秒就要窒息。直到一阵冷风吹进屋子，他才想起来，弹匣早就空了。

那只浸血的鸿雁和那句“也是个女人”在脑海中翻腾，叶延淮莫名生出一丝懊悔。他怎么又没救起来？

子时已过，夜色分外浓重。叶延淮在窗户前站了一会儿，转头清点起药箱。若只是个女人……倒也不算违背誓言吧。

他将门打开，春城落雪，十年一遇。寂寂寒风，扑面而来。

02

陆祁蒙有些焦躁地看了一眼手表。纵然洗青鸿昏迷前对他百般叮咛，可若是叶延淮真不来，他也绝不会让她就这么等死。

门轴响了一声，方才那持灯的女人又端了一盆血水出来。饶是陆祁蒙上过无数次战场，也被这大片的红刺得眼睛发疼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我一个中药房的帮工，还能做到什么份上？”她将血水泼到门外，“血是止住了，可那弹片就嵌在肋骨底下。一刻不取出来，她就多在鬼门关外晃悠一刻。”

陆祁蒙语气有些愧疚：“秋仪，我没想把你牵扯进来……”

“人命关天，什么牵扯不牵扯，”那女人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带些恼，“你到底要和我见外到什么时候？”

陆祁蒙闭上眼，用指节去摁眉心。面前这女人叫蒋秋仪，是他指腹为婚的妻子，两个人青梅竹马处到十七岁，陆祁蒙忽然决定参军，只留下一封信便赴

西南报读军校。此后种种，说来话长。

从半年前她来找他，他就一躲再躲。这次遇见难事却又求人家，他真是自己都瞧不上自己。

蒋秋仪叹了口气：“这洗姑娘……就是你那两个关系极好的老同学之一吧？”

陆祁蒙点点头：“是。我报考那年，陆军讲武堂和云南航校同期训练，他们两个都是空军。”

“女空军，”蒋秋仪望向卧室，空气里仍能嗅到刺鼻的血腥味，“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伤成这个样子……”

门外传来叩门声。陆祁蒙与蒋秋仪对视一眼，他立刻起身去拉门闩。寒风扑面而来，叶延淮站在风雪之中，衣服穿得极单薄。

“延淮，你——”

“人在哪？”

陆祁蒙将话咽了回去，急忙将叶延淮引向卧室大门。墙角堆着一叠衣服，血色浸染之下，勉强能看出来是墨绿色的军服，袖子上缀了一枚淡金色的臂章。

叶延淮将目光从臂章上移开，打量起病床上的洗青鸿。大概是从未见过这样的女人，他竟有片刻愣怔。她五官太过凛冽，像一把寒气逼人的刀。两道剑眉，鼻梁笔挺，即便血污浸染了她的眉眼，仍可以想见出平日的飒爽。联想到她“空军”的身份，叶延淮检查她的伤势时，便额外带了几分斟酌。

腰上有弹孔，顶着肋骨射了个血洞。除此之外，浑身带伤，绷带上晕染开一朵又一朵鲜红的花。这实在是……唤起了他一些不大好的记忆。

他看了一眼陆祁蒙，对方立时起身。

“怎么伤成这样？”

连医院都不能去，对叶延淮自然也不能多说。陆祁蒙斟酌片刻，只吐出四个字：“空战，坠机。”

话音一落，叶延淮的神色便变了。陆祁蒙怕他一走了之，赶忙劝道：“延

淮，就当求你了。我当初伤得不比她轻，你不是也救过来了吗？”

“你们……”

叶延淮叹了口气：“你们这些当兵的……”

他移开目光，打开随身携带的医箱。寻常医生，要么是中医，要么是西医。可他却奇怪得很，他这医箱左边有几包药，光看外边的牛皮纸也能看出来是从中药房取的，药底下还压了排做针灸用的梅花针。右边摆放的，却是装在透明玻璃瓶中的药水，当时还未普及的各种抗生素，针筒、手术刀更是一应俱全。

陆祁蒙知趣地离开了屋子。

金属工具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，叶延淮掀开洗青鸿被血染透的衣衫，衣衫下面是一道长长的伤口。刀刃划破肌肤，血涌了出来，将洁白的被褥染上一抹刺眼的红。她忽然一声闷哼，叶延淮拿刀的手顿了顿。

看洗青鸿的模样，也就二十来岁。像她这样年龄的女孩，嫁了人的有丈夫悉心照顾，未出阁的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。她怎么就上了战场，还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？

多看了一眼洗青鸿皱起的眉，叶延淮的动作越发轻柔。弹片从血肉中剥离，他用镊子将其夹出，扔进一个装了水的瓷碗中。“当啷”一声，水面上浮起一层淡红色的血。

伤口缝合又花费了许多功夫。他太久没做这种手术，手术看着轻巧，实则得打起十二分的小心。手术好不容易告一段落，转过身，窗外竟已落进几缕天光。

陆祁蒙几乎在开门的瞬间站起身。“延淮，”他冲过来，“怎么样？”

叶延淮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：“死不了。”

叶延淮取过纸笔，写下几行药名：“每日两次。三天以后，我来复诊。”

陆祁蒙拿过药方，来回看了几遍也看不懂那些药名。还是蒋秋仪从一旁接了过来，打量后对陆祁蒙道：“中药我去济世堂做工的时候顺便帮你带。这几味西药……城南有个西药房，你自己去买吧。”

她话音才落，叶延淮便转身离开。

“延淮！”陆祁蒙赶忙追上去。

叶延淮脚步不停，陆祁蒙只好按住他肩膀，叫住了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吞吐道：“叶……叶大夫，我们这些军人，又欠了你人情。”

叶延淮把陆祁蒙的手拨开，淡淡地道：“下不为例。”

叶延淮的背影逐渐消失在巷子尽头，天也彻底亮了。谋生的人零零散散地走上街头，太阳升起来，又是新的一天。

03

这是一九三七年底的昆明老城。

翠湖以西，过陆军讲武堂，穿钱局，拐个弯就进了文林街。

文林街乱，却乱中有序。南来北往的人，有喝茶的、做生意的、卖艺的，不一而足。联大的学生和走滇西的马锅夫并肩而坐，鱼龙混杂之中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叶延淮看病的摊子，就摆在这里。

说来也巧，叶延淮在济世堂前摆摊，蒋秋仪就在济世堂做帮工。也难为陆祁蒙，这半年来每次找他的时候都鬼鬼祟祟的，生怕被一墙之隔的蒋秋仪撞上。

不是没劝过。

“叶大夫，叶先生，”陆祁蒙苦口婆心，“这昆明城这么大，城里那么多医馆药铺，你怎么就非看中济世堂了？”

叶延淮不紧不慢地把医书往后翻：“我乐意。”

“哎，”陆祁蒙一把抓过他的书，“你换个地方，我来找你也方便点啊。”

“你别来找我，”叶延淮看都懒得多看他一眼，“摊子是我先摆的，蒋秋仪是冲你来的。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陆祁蒙本想再胡搅蛮缠一通，谁知蒋秋仪从济世堂里走了出来。两个人对视一眼，他落荒而逃。

前线胶着，战火暂且没烧到昆明城。文林街上熙熙攘攘，人们心照不宣地住着，权当是偷来的浮生。大约是突然变天的缘故，近日伤寒感冒的病人特别

多，济世堂前排起长队。蒋秋仪忙到晌午，抱着两包药跑到叶延淮面前。

“叶大夫，”她把药放到他桌子上，“我、我真的忙不过来了，这药……能不能麻烦你帮我送一趟啊？”

叶延淮拿过最上面别着的药方：“我给洗青鸿开的那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人又回不去，光送药有什么用？”

蒋秋仪沉默片刻，忽然坐到叶延淮面前的椅子上，冲他拼命眨眼。眨得眼睛都干了，对方也没有领会她的暗示。蒋秋仪无奈，将头发别到耳后，长叹道：“这洗姑娘，未免也太可怜了。年龄那么小，又是个女孩，成天腥风里来，血雨里去。我要是个男人，看了得多心疼啊。”

叶延淮说：“蒋姑娘，你有话直说。”

蒋秋仪长叹一声：“叶大夫，你救人救到底，帮她去把药煎了吧。你这摆摊随来随去，我要是请假，我们掌柜又得扣我工钱。”

叶延淮撂下笔，颇有些无奈：“给人看病做手术，还要管煎药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大夫？”

蒋秋仪神色一凛，道：“我看您就是这样的大夫！”

叶延淮一脸愕然，随即长叹一口气。自小的家教摆在那，他实在不大会拒绝女人。更何况这洗青鸿伤成那副样子，若是不能按时吃药，药效怕是会大打折扣。

晌午将过，他拎着两包药，朝蒋秋仪家走去。

陆祁蒙在讲武堂，管得怕是要比蒋秋仪还严。叶延淮心想，干脆去西药房将昨天开的那些西药也一并买了回来。那老板和他有些私交，忍不住地揶揄他：“怎么，叶大夫，中医又不灵了吧？”

他摇摇头：“什么灵不灵的，哪个管用我用哪个。”

他平日从来不争辩这些事，今天大约是心不在焉，下意识驳了一句。那药房老板一愣，若有所思地望向他远去的背影。打着中医的牌子，也认可西医的功效，从对解剖和病理的了解来看他显然是受过系统教育。这么好的医术，

行事做派却偏偏像个江湖郎中……这个人，真是太奇怪了。

沿着昨晚那条路走进去，叶延淮不一会儿便找到了蒋秋仪的家。把门打开的瞬间，屋子里传来一阵说话声。再迈进去一点，声音骤然扬高：“……别往那边飞！”紧接着“咚”一声巨响，竟是人从床上掉下来了。

叶延淮眉毛一挑，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。

冼青鸿躺在地上，身子弓起，闭着眼念念有词。他走到她身边，扶住她的背和腿窝，将她打横抱起。她想挣扎，却没什么力气，头抵住他的肩窝。叶延淮想把她放下，手臂一松，她竟扑进他怀里：“别再往前了，你回来，你……”

话到最后，竟生出几分哽咽。

“……你别死啊……”

叶延淮长这么大还没哄过人，一时间不知所措。僵持片刻，冼青鸿慢慢松开手，脑袋落回枕头上，黯然道：“甩不掉他们……这回活不成了……”

下一秒，她神色一凛：“早晚是个死，老子撞死你们！”

女孩子家家的，动辄“老子”动辄“死”，叶延淮实在是听不下去了。

“你不会死，”他说，“我在这儿，你死不了。”

冼青鸿愣了一下，竟然听了进去。

“你是谁啊，”她伸手去抓，摸到他的一颗纽扣，“谁在说话？”

他没回答她的问题，只觉得胸前一紧，衣领处的一颗纽扣被她一把拽走。也不知这纽扣算什么灵丹妙药，她竟瞬间安静下来。

叶延淮去熬药。火柴燃起一把干草，扔进炉子，点燃煤渣。膛里火光大盛，一片白雾慢慢悠悠地从药罐里升腾起来。

叶延淮把药端过来时，冼青鸿在睡梦中皱起眉。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，才慢慢觉得头疼，活了二十来年，病看了不少，哄人喝药还是头一回。

更何况冼青鸿并不配合。药刚递到嘴边，她便一掌推开，动作之敏捷让叶延淮怀疑她压根没有昏迷。好不容易灌进去一口，她下一瞬便咳得惊天动地。

咳声渐停，他听见她极小声地说：“苦。”

叶延淮动作顿了顿，抬眼去看她的脸。洗青鸿这样的人，在报纸上那叫“巾帼英雄”。不管什么样的女人，戴上这么个帽子，浑身上下就得散发出一股大无畏的气质来。不能怕伤，不能怕疼，赴死都要比别人决绝。

叶延淮俯下身子，问她：“很苦吗？”

她含糊地应了一声。

叶延淮点点头，打开了药箱，夹层里有几粒冰糖，他以前哄病人小孩用的，没想到今天竟派上了用场。他把冰糖送进洗青鸿嘴里，等她含化了糖，再喂药。

一碗药喝得见了底，叶延淮抹了下额头，这才发现自己出了不少汗。他靠在床边休息，身子一低，手腕忽然被人扣住。

洗青鸿很用力地抓着他，以至于手指骨节都有些发白。叶延淮苦笑一声，坐到了床边。他昨天压根没怎么合眼，白天又一番折腾，一晃神就睡了过去。

叶延淮醒过来的时候手腕被人攥得发麻，陆祁蒙蹲在一旁，表情如临大敌。叶延淮莫名其妙道：“你什么眼神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，”陆祁蒙咽了口唾沫，“就是，过来的时候，看你俩已经睡了……”

你俩？

叶延淮这才反应过来，顺着手腕往上看，洗青鸿已然侧过身子，贴着他睡得格外安稳。

“没事了，”叶延淮松了口气，“药按时给她吃，我回去了。”然后他站起身。

手臂一紧，他又坐下了。洗青鸿竟还牢牢握着他的手腕。

三个人，一躺一坐一蹲，场面就这么僵持住。叶延淮犹豫片刻，将她的手慢慢掰开，胳膊上竟留下了五道指印。

陆祁蒙哭笑不得：“她怎么攥你攥得这么紧？”

叶延淮道：“害怕吧。”

“她害怕？”陆祁蒙挑起眉，满脸不相信，“别逗了，我和她同窗两年，还真没见过她怕过什么。”